



寄不出去的一封家书 上

广州 庄珠菊（巴中媳妇）

编者按

作者是巴中57年届梁富昌学长（已故）媳妇庄珠菊大姐，1937年1月3日出生于万隆五代华人家庭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每天都叽里呱啦将荷兰语，日本南侵时爸爸说留下一个念中文的根。就送他去国名党的隆华学校读一年级。可怜她一到家就没有对象讲中文，无处话凄凉。小学毕业后，她转校到侨中念初中，当时新中国刚成立，在领事馆的领导下接受教育，对祖国的认识有了根本上的变化，为她日后和梁富昌学长选择北上报效回国种下了前因的种子。

1956年届高中毕业后，她被派去占玉（CIANJUR）担任英文和印尼母语的老师和。当时梁富昌学长还在巴中年高三，1957



1960年初 万隆
作者与夫婿梁富昌第一次合照

念高中毕业后就回到培新母校教文、史、地课目。

1960年和梁富昌学长结婚，夫妇在同一个学校为人师表一直到学校封闭。1960年，印尼政府发出PP10，县镇以下的华人不准做生意，梁富昌学长的父母因走投无路随排华浪潮回国。

1961年培新被封闭，他俩逃到井里汶执教一年，由于梁富昌学长患高血压病，只好回到万隆。之后，他俩分别在南华和侨中执教初中部和

高中部。1966年全印尼华校被勒令强行封闭。1968年夫妇无心留恋繁华追忆褪色的年华，毅然挥袖潇洒选择回国。恰逢文化革命侨务部瘫痪，他俩被分配到一天只有一班车的广东清远华侨农场当农民后来，她调到农场学校教书，梁富昌学长是该校校长。由于工作认真负责，他们俩均得到该校师生们的爱戴。羽毛球冠军梁小牧是庄珠菊姐姐任教培新时初中三的学生。

1995年梁富昌学长因长期罹患脑溢血不幸逝世。

她说认识好多巴中校友，但是多数时从来没见过面的，他们都和

热心，把我当作把中学生看待。如佛山的吴士奇，谢福元，张云梅，蒋任谦，饶福生，倍仲明。梁振浩，林卫平等。她说已经感觉自己就是巴中学学生。

这《一封家书》虽没有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那种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，却有一种情，不求朝朝暮暮长相厮守，只要我的心永远为你停留。

这《一封家书》言简意赅写尽了妻子对去世的丈夫的悼念和缅怀，“明知道他已经走了，我还是自编谎言欺骗自己，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奈的幻想着有奇迹出现；我当他出差一个星期，一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出国考察，可是最终还是不见人影。”梳洗罢，独倚望天涯，过尽行人皆不是，斜阳脉脉泪汪汪，断肠悲农场。

读了《一封家书》有无语凝噎的感觉，此文道尽了夫妻鹣鹣情深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足见其情笃和好，琴瑟和鸣。“中秋了，冬天很快就来了，你那里很冷吗？”简单

的几个字让人扎心滴血！如今阴阳相隔，人去楼空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问苍天无语，欲语泪先流。

这一篇《写不出去的一封家书》中可以看出，他们夫妇俩确实非常珍惜和深深热爱巴中。

另附上梁富昌学长遗作《往事依依，串串成珠闪光辉》，以志深切缅怀之。

亲爱的老梁：

我想你，永远！

白驹过隙，你离我而去已经整整七年了，你的离去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深深的痛苦和悲哀。你可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和你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——那段漫长而又短暂、不可磨灭的35个春秋。我明白，你也不想这样，这是不期然而然之事。我惦念着你，我有好多好多的心里话要对你说，我曾多次提笔写信给你，可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也没有邮递员帮我传情。整整七年，我在这个世界，你在另一个世界，我俩相距太远，太远了！你情况怎么样？各方面都好吗？你身体不好，我又照顾不到你了，你一定要

